

现代语文版 资治通鉴

41 突厥可汗

台湾 柏杨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现代语文版

资治通鉴

(41)

突厥可汗

台湾 柏杨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(41)突厥可汗 台湾 柏杨 译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$\frac{1}{32}$ 5 $\frac{7}{8}$ 137000
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
ISBN 7-5057-0343-9/K·45 定价：3.50元

DA66113

目 录

公元六世纪

公元五七六年至五七九年

- 北齐帝国亡 (25)
- 北周皇帝宇文赟诬杀宇文宪 (50)
- 北周禁止妇女使用脂粉 (60)

公元五八〇年至五八八年

- 北周帝国亡，隋帝国兴起 (98)
- 陈帝国皇帝陈顼病逝，宫廷发生流血政变 (118)
- 突厥大掠河西 (134)
- 南梁帝国亡 (163)

附录

- 北周帝国政府制度(续二) (178)

公元五七六年 丙申

南梁明帝天保十五年 (齐帝高延宗德昌元年)

陈宣帝太建八年

北齐后主武平七年

后主隆化元年

北周武帝建德五年

1 春季，正月四日，北周帝国(首都长安(陕西省西安市))皇帝(三任高祖，武帝)宇文邕，前往同州(州政府设陕西省大荔县)；正月十二日，再前往河东(山西省)涑川(源出山西省绛县西南，在永济县注入黄河)；正月十五日，再返同州。

2 正月甲寅日(正月庚辰朔，没有甲寅)，北齐帝国(首都邺城(河北省临漳县))大赦。

正月乙卯日(正月庚辰朔，没有乙卯)，北齐皇帝(五任)高纬(后主)，返首都邺城(高纬去年(五七五)六月前往晋阳(山西省太原市))。

3 二月十二日，北周帝国皇帝宇文邕，派太子宇文赟，巡视西部疆土，顺便向吐谷浑汗国(青海省)发动攻击。上开府仪同大将军(勋官五级)王轨、太子宫总管(官正)宇文孝伯随从同行；军事调度指挥，由二人全权负责，宇文赟只在事情决定时，听取报告。

4 北齐帝国政府强行搜括杂户（被掳掠的西凉王国臣民），二十岁以下、十四岁以上还没有结婚的女子，全部集中待命；胆敢藏匿拒绝献出的，家长一律处死。

5 二月二十三日，陈帝国(首都建康[江苏省南京市])政府任命开府仪同三司(宰相级)吴明彻当最高监察长(司空)。

6 三月二十四日，北周帝国皇帝宇文邕，返首都长安(陕西省西安市)；夏季，四月七日，再往同州(州政府设陕西省大荔县)。

7 四月十一日，陈帝国皇帝陈顼，前往皇家祖庙，祭祀祖先。

国务院左副执行长(尚书左仆射)王玚逝世。

8 五月十五日，北周帝国皇帝宇文邕，返首都长安(陕西省西安市)。

9 六月一日，日蚀。

10 六月四日，北周帝国皇帝宇文邕，前往皇家祖庙，祭祀祖先。

11 最初，陈帝国太子陈叔宝，打算请国务院民政部长(左户尚书)江总当太子宫总管(詹事)，命机要秘书(管记)陆瑜，告诉国务院文官部长(吏部尚书)孔奂。孔奂反对，回答陆瑜说：“江总有潘岳、陆机那种才华(晋王朝二任帝司马衷当太子时，潘岳、陆机都是太子宫官员)，却没有东园公、绮里季那种厚重定

力(西汉王朝二任帝刘盈当太子时，受东园公、绮里季支持，才没有被罢黜)，由他辅佐太子，恐怕会有困难。”陈叔宝大为愤恨，亲自向老爹皇帝陈顼请求，陈顼打算同意，孔奂奏称：“江总是一个文学家，而今皇太子(陈叔宝)文学方面的素养，并不缺少，怎么需要江总？如果准许我提出意见，我认为应该遴选敦厚稳重之士，负起辅佐重任。”陈顼说：“如果照你的意见，谁最合适？”孔奂说：“国务院法务部长(都官尚书)王廓，家族中每代都有人显示美德，知识见解深刻敏捷，可以担当这个职务。”陈叔宝当时正在一旁，大不高兴，用诡计反对说：“王廓，是王泰的儿子，不适合当太子宫总管(太子詹事)。”(无聊的“避讳”游戏，在此呈现它的困扰，老爹名“泰”，儿子就不能在太子宫做事，如果老爹名“仁”，儿子就不能当人，只好当猪了。)孔奂说：“南宋帝国有个范晔，是范泰的儿子，范晔也当太子宫总管(太子詹事)，前代王朝并没有这种疑问！”但陈叔宝坚持任用江总，陈顼终于接受儿子的请求，任命江总当太子宫总管(太子詹事)。江总，是江敩的曾孙(江敩，是江湛的儿子)。

六月七日，陈顼任命国务院右副执行长(尚书右仆射)。陆縡，当国务院左副执行长(尚书左仆射)。陈顼打算用孔奂接替陆縡，诏书已经发出，太子陈叔宝报复孔奂，竭力阻挠。于是，另行发布人事命令，擢升晋陵(江苏省常州市)郡长王克当国务院右副执行长(右仆射)。

不久，江总跟陈叔宝通宵达旦饮酒；而江总又收陈叔宝的良娣(小老婆群第一级)陈女士当义女；陈叔宝常常穿平民衣服，私自外出，去江总家游宴。陈顼得到报告，大怒，免除江总官职。

12 北周帝国利州(州政府设晋寿[四川省广元市])州长(刺

史)、纪王宇文康，骄傲奢侈，毫无节制，修理武器，阴谋叛变。总务官(司录)裴融劝他不可发动，宇文康斩裴融。六月九日，皇帝宇文邕命宇文康自杀。

六月十日，宇文邕前往云阳(陕西省泾阳县西北)。

13 六月十三日，北齐帝国宜阳王、宰相(司徒)赵彦深逝世(年七十岁)。赵彦深事奉数代君王，经常参与机要(高欢时，赵彦深已主管机要)，以温和谨慎受人赞誉。赵彦深死后，主管政府机要的权贵，只剩下总监督长(侍中)、开府仪同三司(宰相级)斛律孝卿一个人，其余的全是一些受皇帝高纬宠爱的弄臣家奴。斛律孝卿，是斛律羌举的儿子(斛律羌举事，参考五三七年)，比起其他人，斛律孝卿勉强可以说不太贪赃枉法。

14 秋季，八月九日，北周帝国皇帝宇文邕，返首都长安(陕西省西安市)。

皇太子宇文贇西征吐谷浑汗国(青海省)，到达首都伏俟城(青海省都兰县)，即行班师。

太子宫副总管(官尹)郑译、王端等，都受太子宇文贇的宠爱。宇文贇在率军出征时，有很多败德的行为，郑译等都参与在内。班师之后，王轨等报告皇帝宇文邕，宇文邕大怒，用军棍责打宇文贇及郑译等，并且免除郑译等官职；太子宫官员以及亲信弄臣家奴，都受到处罚。可是不久，宇文贇又把郑译找回来，狗皮倒灶，一如往昔。郑译因而对宇文贇说：“殿下，你什么时候统治这个帝国？”宇文贇大为高兴，对郑译越发亲近信任。郑译，是郑俨的侄孙(郑俨是前一个胡太后的情夫，参考五二八年)。

宇文邕对太子宇文贇的管教，十分严厉，每次金銮宝殿上朝见，在仪式上，太子跟其他官员完全一样，即令严寒的冬天，

或燠热的夏季，也不准宇文赟休息。宇文赟喜爱饮酒，宇文邕下令一滴酒都不准进入太子宫。宇文赟犯了过失，老爹就对他鞭抽棍打，宇文邕警告他：“自古迄今，太子被罢黜的，有多少人？其他儿子难道都不配当太子？”训令东宫官员：把太子一言一语、一举一动，都记录下来，每月奏报。宇文赟畏惧老爹威严，竭力抑制自己的凶恶本性，假装谨言慎行，因此，他的过失，老爹宇文邕不再知道。

上开府仪同大将军（勋官五级）王轨，曾经告诉教育部秘书官员（春官小内史）贺若弼说：“我看，太子（宇文赟）无法承担重任。”贺若弼深有同感，建议王轨奏报皇帝宇文邕。有一天，王轨借着一个奉陪在座的机会，向宇文邕陈述说：“皇太子（宇文赟）在仁慈、孝顺方面，没有好的名声，恐怕不能胜任陛下的家事。我见识愚昧，眼光短浅，说的话陛下或许不太相信，但陛下一直认为贺若弼是文武奇才，他也一直为这件事忧虑。”宇文邕就问贺若弼，贺若弼回答说：“皇太子（宇文赟）在东宫修养品德，我从来没有听说他有什么过失。”二人退出后，王轨责备贺若弼说：“我们之间无所不谈，今天面对皇上，你怎么可以如此反复？”贺若弼说：“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皇太子是帝国储君，怎么可以轻率讨论！事情万一有变，全族都会受到屠杀。本来，我认为你会秘密提出，怎么竟会当着这么多人，公开启奏！”王轨沉默不语，很久之后，才说：“我一心一意尽忠帝国，竟没有为自己打算。刚才在大家面前发言，实在不太适宜。”

后来，王轨参加皇帝宇文邕在皇宫中举行的宴会，举杯向宇文邕敬酒的时候，拉住宇文邕的胡须，说：“可爱的老爷子，遗憾的是接班人太弱！”在此之前，宇文邕问宫廷部右宫廷司长（天官右宫伯）宇文孝伯说：“我儿子近来怎么样？”宇文孝伯说：“太

子(宇文赟)畏惧陛下天威，不再犯错。”宴会结束后，宇文邕责备宇文孝伯说：“你经常告诉我：‘太子不再犯错’。而今，王轨说这些话，岂不是你在撒谎！”宇文孝伯再次叩头说：“我曾经听说，父子之间的事情，外人最难建议。我知道陛下不能忍痛割爱，所以不敢开口。”宇文邕知道他的意思，沉默很久，最后说：“我已全都委托给你，你要勉励自己。”

有一天，王轨突然警告宇文邕，说：“皇太子(宇文赟)不是帝国的好君王，普六茹坚(杨坚)有反叛的迹象。”宇文邕大不高兴，说：“上帝如果另有指令，我们也无可奈何！”杨坚听到，大为恐惧，小心翼翼的隐藏自己的才干。

事实上，宇文邕也十分同意王轨等的观察，可是他的次子、汉王宇文贊，年纪比宇文赟更幼，而又庸碌无能，其余的儿子年纪都小，宇文赟因此没有被罢黜。

15 八月二十一日，陈帝国任命最高监察长(司空)吴明彻，当南兗州(州政府设广陵[江苏省扬州市])州长(刺史)。

16 北齐帝国皇帝高纬，前往晋阳(山西省太原市)，另行在邯郸(河北省邯郸市)兴筑邯郸宫。

17 九月二十三日，陈帝国封皇子陈叔彪“淮南王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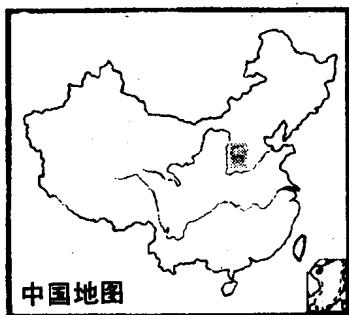
18 北周帝国再向北齐帝国发动灭国性的总攻。北周皇帝宇文邕对文武官员说：“去年(五七五)东征，我正巧害病，因此不能扫荡贼寇(指北齐帝国)。上次进入齐国(北齐帝国)本土，亲眼看到他们的内情，他们的军事行动，简直如同儿童游戏。更何况他们的政治昏暴错乱，政令由一群卑劣的小人物把持，人民哀号，早上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晚上。上天赏赐的礼物，如果拒绝接受，将来一定后悔。上次出兵河外(黄河以南)，只不过攻击敌人背后，并没有扼住敌人咽喉。晋州(州政府设平阳[山西])

省临汾市])本是高欢聚众起兵的发祥地(参考五三〇年)，是他们的军事重镇。我们如果进攻晋州，他们一定增援，我们严阵以待，在反击中就可取胜。然后乘破竹之势，擂起战鼓，继续向东进军，包管一直追到他们的巢穴，统一天下。”大多数将领都不愿出发，宇文邕说：“机会不可丧失，如果有人阻挠我的军事计划，我会用军法惩处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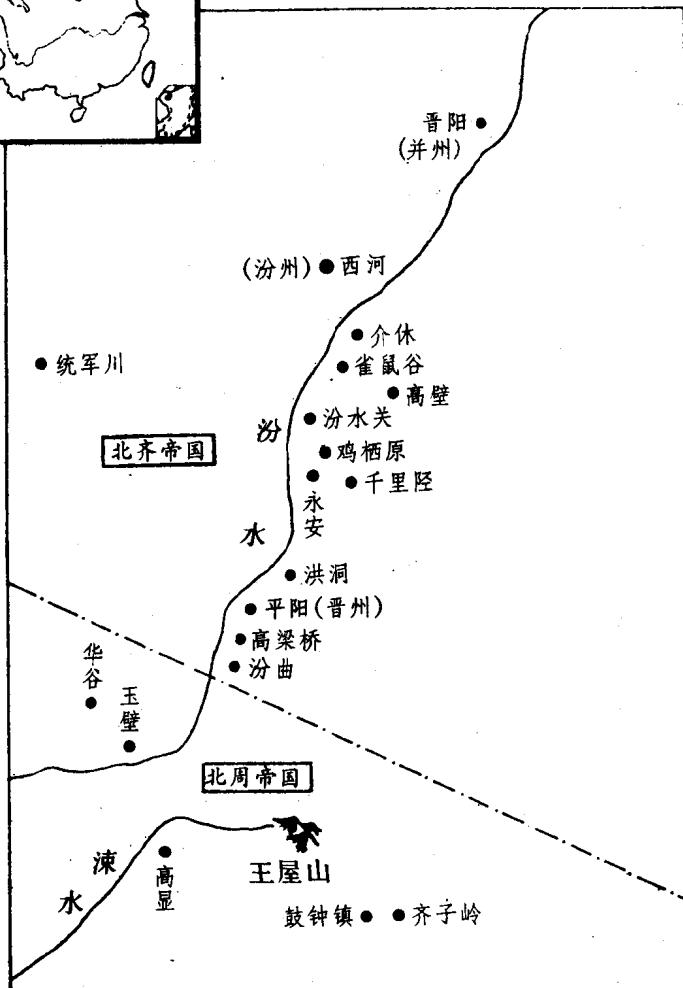
冬季，十月四日，宇文邕亲自率军，对北齐帝国展开军事行动。任命越王宇文盛、杞公爵宇文亮、随公爵杨坚，统率右翼三军；谯王宇文俭、大将军(勋官四级)窦泰、广化公爵丘崇，率领左翼三军；齐王宇文宪、陈王宇文纯，担任前锋。宇文亮，是宇文导的儿子。

十月十一日，北齐帝国皇帝高纬，正在祁连池(天池·山西省宁武县管涔山上)打猎；十月十八日，由祁连池返抵晋阳(山西省太原市)。从前，中央驻晋州(州政府设平阳[山西省临汾市])特遣政府政务秘书(晋州行台左丞)张延隽，公忠正直，勤劳敏捷，军事上所有供应品，他都有储备，人民安居乐业，边疆得以相安无事；可是一些受高纬宠爱的家奴弄臣，对他却十分讨厌，终于把张延隽免职，而由家奴弄臣接替，从此公私一片混乱。

北周帝国皇帝宇文邕，进抵晋州(州政府设平阳[山西省临汾市])，驻军汾曲(山西省临汾市南)，派齐王宇文宪率军二万人封锁雀鼠谷(山西省介休县西南)，陈王宇文纯率步骑兵二万人封锁千里径(山西省霍县东南)，郑公爵达奚震率步骑兵一万人封锁统军川(山西省石楼县西)，大将军(勋官四级)韩明率步骑兵五千人封锁齐子岭(山西省垣曲县东)，焉氏公爵伊升率步骑兵五千人封锁鼓钟镇(垣曲县北)，凉城公爵辛韶率步骑兵五



中国地图



六世纪·五七六年 北周灭北齐河东战场

千人封锁蒲津关(山西省永济县西)，赵王宇文招率步骑兵一万人，由华谷(山西省稷山县西北)北上，进攻北齐帝国汾州(州政府设山西省汾阳县)各城，柱国(勋官二级)宇文盛率步骑兵一万人封锁汾水关(山西省灵石县西南)。

北周皇帝宇文邕派教育部秘书长(春官内史)王谊当总监军官，监督各军进攻平阳(山西省临汾市)；北齐中央特遣政府副执行长(行台仆射)海昌王尉相贵，登城固守。十月十九日，北齐各路兵马在晋祠(在山西省太原市)集结完成。十月二十五日，北齐皇帝高纬自晋阳(山西省太原市)率大军南下向晋州(州政府设平阳[山西省临汾市])进发。北周皇帝宇文邕每天从汾曲(临汾市南)到平阳城下，亲自督战，平阳(山西省临汾市)守军无法抵御，窘困紧急，当天(十月二十五日)，北齐中央特遣政府政务秘书(行台左丞)侯子钦，出城向北周军投降。十月二十七日，北齐晋州州长(刺史)崔景嵩镇守北城，当夜，派出使节到北周军投降，北周上开府仪同大将军(勋官五级)王轨率军接受；天还没有亮，北周将领、北海(山东省昌乐县)人段文振，手执铁槊，率领数十人首先爬上城墙，跟崔景嵩会合，一同冲往尉相贵住所，拔出佩刀架到尉相贵脖子上。随后登城的北周军官兵，在城上擂动战鼓，厉声呐喊，北齐军完全崩溃，北周遂攻克晋州(州政府设平阳[山西省临汾市])，俘虏尉相贵及武装部队八千人。

当初，北齐皇帝高纬在祁连池(山西省宁武县管涔山上)跟淑妃(小老婆群第一级)冯小怜打猎时，晋州(州政府设平阳[山西省临汾市])被围，请求援军的告急奏章，从早晨到中午，前后有三趟驿马车抵达祁连池。右丞相高阿那肱说：“皇上正在快乐，边境军队小小接触，乃是常事，何必紧急启奏！”晚上，晋

州派的使节又到，报告说：“平阳（山西省临汾市）已经陷落。”高阿那肱这才奏报高纬。高纬就要南返，冯小怜却要求再杀一围，高纬同意，于是再杀一围。

北周齐王宇文宪攻克洪洞（山西省洪洞县）、永安（山西省霍县），打算更向北进攻。北齐军纵火烧毁桥梁，把守险要，北周军不能前进，只好驻守永安（山西省霍县）。宇文宪命永昌公爵宇文椿进驻鸡栖原（霍县东北），砍伐柏树，搭盖半永久性圆型篷帐，建立大营。宇文椿，是宇文广的老弟。

十月二十八日，北齐皇帝高纬分出军队一万人增援千里径（山西省霍县东），再派军增援汾水关（山西省灵石县西南），而亲率主力军攻击鸡栖原（山西省霍县东北）。驻守汾水关的北周柱国（勋官二级）宇文盛，派人向大营紧急求救，齐王宇文宪率军赴援。北齐军一经接触，即行后退，宇文盛追击，击破北齐军。一会儿，驻守鸡栖原（山西省霍县东北）的永昌公爵宇文椿，报告北齐军已逐渐逼近，宇文宪再率军赴援，在战地跟北齐军对峙，直到夜晚，不肯出战。正巧，皇帝宇文邕命宇文宪回军，宇文宪遂率军连夜撤退。北齐军看到柏木建立的半永久性圆型篷帐仍在那里，没有拆除，所以没有发觉北周军行动，到了第二天，才知道面前不过一座空营。北齐皇帝高纬派右丞相高阿那肱率前锋军，先行进发，自己仍指挥主力各军。

十月二十九日，北周任命上开府仪同大将军（勋官五级）、安定（宁夏固原县）人梁士彦当晋州（州政府设平阳[山西省临汾市]）州长，交给他精锐部队一万人，镇守刚刚攻克的州城平阳（山西省临汾市）。

十一月四日，北齐帝国皇帝高纬，抵达平阳（山西省临汾市）。北周帝国皇帝宇文邕因北齐的兵力新近集结，声势强大，打

算班师西返，暂时躲开北齐军的锐气。开府仪同大将军（勋官六级）宇文忻劝阻说：“以陛下圣明英武，趁敌人荒淫放纵，何必担心不能攻克！万一齐国（北齐帝国）出现一位贤君，全国上下团结一致，恐怕即令有子天乙（成汤）、姬发（武王）的声势，也不容易把他们平定。而今他们的君主昏庸，官员愚昧，官兵没有斗志，虽然拥有百万大军，只不过是奉献给陛下的礼品。”大营总教练官（军正）京兆（陕西省西安市）人王纮说：“齐国（北齐帝国）法纪荡然，已历两代（高湛及高纬），上天奖赏周国（北周帝国），所以只一次战役，便扼住他们的咽喉。活捉昏乱的君王，夺取被暴政蹂躏的土地，就在今天。放弃这个机会，突然班师，我实在无法理解。”宇文邕虽然欣赏他们的见解，但仍下令撤退。宇文忻，是宇文贵的儿子（宇文贵是朔方人，不是宇文皇族）。

宇文邕命齐王宇文宪当大军后卫；北齐军追击，宇文宪与宇文忻，各率一百骑兵反击，斩北齐勇将贺兰豹子等，北齐军才被逼退。“宇文宪率军渡过汾水，在玉壁（山西省稷山县）追到皇帝宇文邕。

于是，北齐帝国主力大军包围平阳（山西省临汾市），日夜不停进攻。城中北周守军十分危急，城楼墙垛全被摧毁铲平，残存的城墙，不过只高六七尺，有时短兵器肉搏，有时骑兵拉锯交战，而援军不来，官兵都震动恐惧。北周守将梁士彦神色镇定，一如平日，对将士们说：“我们的死期定在今天，我会死在你们之前。”将士们勇猛悲壮，激烈奋战，以一当百，呐喊声震动天地。北齐军攻势稍稍顿挫，梁士彦动员他的妻子、小老婆、军人眷属、城中居民，以及所有妇女，日夜不停的整修城墙，三天时间修成。宇文邕命齐王宇文宪率军六万人，驻进涑川（源出山西省绛县西南，在永济县注入黄河），遥遥作平阳的声援。北

齐军挖掘地道，再对平阳猛攻，城墙崩塌十余步，北齐军乘势打算攻入，想不到高纬却忽然下令阻止，召唤淑妃冯小怜前来观赏这项攻克巨城的壮烈场面；可是冯小怜对镜化妆，不能马上赶到，而北周军就利用这短暂时间，用木材筑起第二道防御工事，平阳遂无法攻破。民间传说：晋州（临汾市）城西山石上有神仙脚迹，冯小怜打算前往参观，偏偏一条必需经过的桥梁，正在北周军飞石流箭的射程之内。高纬恐怕伤害到冯小怜，命抽取攻城用的木材，在远处射程外另建一座新桥；新桥建成后，高纬与冯小怜过桥，而新桥忽然毁坏，由工兵加紧抢修，直到夜晚，高纬、冯小怜才回御营。

十一月十八日，北周皇帝宇文邕返抵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。十一月十九日，宇文邕下诏，因北齐军围攻晋州（州政府设平阳〔山西省临汾市〕），再率各军出征。十一月二十一日，对于投降过来的北齐军民，宇文邕释放他们回国。十一月二十二日，宇文邕从长安出发；十一月二十七日，渡过黄河，跟前方大军会合。十二月三日，宇文邕抵达高显（山西省闻喜县南），派齐王宇文宪率他的军队，向平阳（山西省临汾市）推进。十二月四日，宇文邕主力抵达平阳。十二月六日，北周各路兵马在平阳城外集结完成，共八万人，逐渐进逼，紧接城池构筑营垒阵地，东西长达二十余里。

之前，北齐军恐怕北周援军发动突击，所以在平阳（山西省临汾市）城南，挖掘一条深沟，东自乔山（临汾市东），西到汾水。北齐皇帝高纬派出大军在壕沟以北筑阵。北周皇帝宇文邕命宇文宪飞奔前往侦察，宇文宪回来报告说：“容易的很！等我击破他们，然后进餐！”宇文邕十分高兴，说：“果真象你所说的，我就再不忧虑。”宇文邕骑一匹平时常骑的马，带着几个随从，到阵

地巡视，所到之处，都能叫出主帅的姓名，安慰勉励。将士们很感动皇帝对自己竟有如此深刻印象，人人都想奋勇效命。会战快开始时，主管官员请宇文邕换马（平日所骑，求其温顺；战场所骑，求其快捷），宇文邕说：“我一个人骑千里良驹，要跑到哪里！”宇文邕打算对北齐军施加压力，可是无法越过壕沟，只好停住，从早上到傍晚，双方对峙，没有接触。

北齐皇帝高纬问右丞相高阿那肱说：“是决战好？还是不决战好？”高阿那肱说：“我们的军队在数量上虽然很多，可是能战斗的不过十万，而害病、受伤，以及到附近砍伐木柴及负责煮饭的，占十万人的三分之一。从前，进攻玉壁（山西省稷山县），敌人援军抵达，我们即行撤退（参考五四六年），今天的将士，难道比神武皇帝（高欢）时更强！我的建议是：不要出战，退守高梁桥（山西省临汾市东北）。”武卫将军安吐根说：“一小撮毛贼，等我马上刺死，掷进汾水！”高纬不能决定，一群宦官插嘴说：“他们主帅是天子，我们主帅也是天子，他们能够远来，我们为什么躲在壕沟这一边，显示是个孬种。”高纬兴奋说：“这话有道理！”下令填平壕沟，率军南下。宇文邕大喜过望，指挥各军攻击。

北齐皇帝高纬跟淑妃冯小怜，并肩骑马，在一个小山丘上观战。两大帝国野战军刚刚接触，北齐军东翼稍向后退，冯小怜立即吓得要死，尖叫说：“已经败了！”主管政府机要（录尚书事）城阳王穆提婆（骆提婆）紧张说：“皇上快走，皇上快走！”高纬立即带着冯小怜，奔向高梁桥（山西省临汾市东北），开府仪同三司（宰相级）奚长劝阻说：“一会前进，一会后退，是战场上的常事。现在大军仍然完整，没有受到伤害，陛下离开大军，准备跑到什么地方？马蹄只要一动，人心立即惊骇散乱，以后就再不能振作，请陛下迅速回马，安慰军心！”武卫将军张常山从